

# 《閉上雙眼是種罪》 的情感召喚與女性的失落

文 | 丁家偉 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研究生 圖 | 國立臺灣文學館

《閉上雙眼是種罪》是2016台灣文學劇本金典獎作品，由年輕寫手評述劇場的安排和角色人物的情感表現。戲劇演出能獲得各種面向的回響，這些創作對話將有益藝文的推動。

展 覽  
與  
活 動  
EXHIBITION  
AND  
EVENT

「寫實主義的藝文創作特別強調明確的社會環境、事物的因果法則、心理動機的合理性、以及作者不偏不倚的「客觀」態度，以便能忠實地將現實生活記錄下來。」<sup>1</sup>

——鍾明德《從寫實主義到後現代主義》

《閉上雙眼是種罪》故事背景發生在現代的臺灣，劇作家以一個家庭三位女性（母親、姊姊、妹妹）作為主軸，透過三名女性的日常生活試圖描繪出當代社會的某種樣貌。在本次盜火劇團的演出中，導演以現場配置音效的有趣手法，幾近真實地呈現舞台上發出的聲響，全劇演出採一景到底的形式，以大量的紙箱切面推砌出一個家庭的場景，再透過簡單的紙箱變化與燈光聚焦，詮釋出文本中不同場景的變換。劇本中語言文字的使用相當自然、白話，三名角色所發生的事件極為吻合現代社會，演員的表演也相當寫實，相較於其他劇場以一個虛擬抑或完整故事線為主軸演出，《閉上雙眼是種罪》顯然是以某個家庭的生活切面，作為呈現社會某種樣貌的手段。然而在如此寫實的演出中，創作者究竟反映了何種社會真實？

說到時下社會，我們能聯想到什麼？科技的日新月異、普遍勞動薪資低廉、名為責任制的超時工作、浮動的社會氛圍、網路酸民文化、逐漸淡薄的人際關係……等，這些在劇中都有跡可循：劇中母親與高科技產品的斷軌，

---

1. 鍾明德。《從寫實主義到後現代主義》台北：書林出版，1995，頁 27。



《閉上雙眼是種罪》劇中試圖呈現當代人際黝暗而疏離的現實。

在喪偶後失去生活重心，即便努力去填補生活中的空缺，卻仍然被遺留在時代後頭；身為上班族的姊姊，在一通電話後就必須回公司工作，以及無法告知家裡戀情的傳統觀念綁架，都迫使她無法真正支配自己的人生；才剛畢業的妹妹，在升學制度下無法學到一技之長，縱使正義感充足地對社會憤恨不平，然而她所擁有的才華卻無法支撐她去做她想做的事。除此之外，還有未在演出中真實出現卻發生在這個家以外的一切，無論是劇本中那些不知名的腳步聲（在演出中並未被呈現）、沒有公德心的鄰居、發生在新聞中依然被加強渲染的升學報導，或是身為北捷隨機殺人案的受害者家屬的痛，創作者巧妙地擷取了許多令人熟悉的生活元素，連結了庶民大眾的生活經驗，將一個時代縮影呈現在這個家中，再加上容易被吸收的日常語言使用，使得作品與觀眾之間的距離十分貼近。然而，在看似如此寫實甚至接近自然主義式的情節、角色安排與演員表現，創作者究竟希望讓觀眾獲得何種共鳴？又或者更為疏離的提問是：我們為何要特地進劇場，欣賞另一個虛構家庭的「生活切面」？而在觀賞現場演出的我們又是誰？

「這個劇本，非常地生活、自然、簡單和平靜，可是它卻把一個很巨大的事件寫在舞台的外部，用脆弱的女性，來談權力、焦躁、硬碰硬、力量交

錯的臺灣社會現狀。」<sup>2</sup>劇中三位女性各自被其生命經驗中的缺憾以及現實生活中的困頓，迫使她們的生活深陷在無法跨越的泥淖之中。除了角色的日常生活外，演出中並未出現北捷隨機殺人案的片段，再加上改編時被刪去的門外陌生的腳步聲，使得所有文本中的外部事件真的只存在於故事外部，觀眾只能透過角色的對話中獲得一些蛛絲馬跡，無法從舞台上所發生的「真實」來感受事件對於角色的力道與重量，情感投射至此產生斷裂。創作者選擇以廣為人知的社會事件和親人的生離死別來召喚集體記憶下的個人情感，是很常見手法之一。然而，我們是那些從來不曾經歷他們經驗的活人，所有的記憶都是個人的，無法再繁殖衍生的。所謂的集體記憶並非一種回憶，而是某種約定；這約定很重要，它關係著某宗事件的來龍去脈。<sup>3</sup>那些僅存在於台詞間的事件，並無法提供足夠有力事件的因果關係，存在於角色內在過程的動機無法透過舞台手法呈現，再加上導演選擇暴露了現場配音的技術人員以及跳脫寫實的迷幻燈光效果，使得原本平淡、毫無施力點的演出更為疏離，觀眾在無法投射自身經驗的狀況下，成為了事不關己的他者，整部戲最後也淪為了一場關起門來自怨自艾的呢喃。

除此之外，創作者選擇以女性作為主軸，「把社會上弱者的聲音表達出來，讓社會看到，弱者是用怎樣的角度去看社會的」<sup>4</sup>，這種看似以受壓迫者觀點進行切入，但是真的從女性的觀點出發了嗎？劇中因父親的逝世導致了母親略為神經質且失去重心的生活，在沒有足夠的鋪陳下，觀眾無從得知任何二者關係間的情感濃度，母親被形塑成無法跟上時代腳步且內心脆弱的中年婦女，雖能在女兒們的對話中：「在爸爸過世之後……」找到一絲母親狼狽貌的線索，然而在整個作品的篇幅中，導演並沒有運用手法多加著墨，單靠幾句簡單的台詞仍然無法挽救母親在劇中遭矮化和趨於扁平的困境。再觀看作為整部戲懸念的大表哥意外身故，在劇中的確有份量上的不同，在

---

2. 本段評論摘自 2016 年台灣文學獎劇本創作金典獎複審、決審會議會議記錄中林于竝老師的評論。

3. 蘇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著，陳耀成譯，《旁觀他人之痛苦》(Reading the Pain of Others)，台北：麥田，2010，頁 25。

4. 本段評論摘自 2016 年台灣文學獎劇本創作金典獎複審、決審會議會議記錄中林于竝老師的評論。

三位角色的日常對話中多次被提及，甚至在姊妹出遊時，妹妹有大半的篇幅運用網路鄉民的口吻來呈現事發之後他人的反應。但是同樣的，創作者在前面的場次並沒有與事件相關的鋪陳或安排，反倒理所當然地將北捷隨機殺人案作為觀眾的集體記憶，試圖單就文字描述來召喚認同，此一單薄的方式作為全劇的核心，著實難具說服力。再回到角色——妹妹身上，過度地在意大表哥是個令人好奇的舉動，然而無論是文本還是演出中，創作者並未清晰描繪出大表哥的輪廓，致使觀眾無從得知妹妹心理動機的合理性。在情感寫實缺席的狀況下，角色又同時要面對諸多不可見的惡意和生活困境；導演也疑似受困於寫實風格的演出，在舞台調度上隔絕了其他呈現手法及想像空間，使得整部戲的焦點從原本意圖討論媒體的「惡意」游離到妹妹處境上的「弱勢」。綜合前述，媽媽對父親的依賴和妹妹對大表哥的執著成了箝制母女日常的枷鎖，未經鋪陳和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情感連結與反應，成了女性籠罩於父權底下的刻板樣貌；再加上其他情節安排，如相親的安排以及妹妹在劇末向現實妥協而應徵的公關工作等，更是一再複製女性在親職上的不自主性以及無才笨拙的形象，在此敘事脈絡之下，創作者真的有傳達社會上弱者的聲音嗎？還是只有「她們就應該如此。」的冷漠？

「點出一個地獄，當然不能完全告訴我們如何去拯救地獄中的眾生，或如何減緩地獄中的烈焰。」——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旁觀他人之痛苦》

《閉上雙眼是種罪》運用了淺白易懂的文字凌空畫出了一幅地獄的景象，直白了斷地寫下了一個家庭中成員所面臨的處境。然而過於巨大的無助不僅籠罩著社會，同時也籠罩了劇場，在沒有適當且足夠的情節脈絡疏通下，所有角色的困頓沒有了過去也找不到出口，觀眾面對著一個社會現況的描述和劇中人物的苦痛與悲淒，卻無法反饋、投射在自身的生命經驗之中，乃至於產生任何同理的可能，到了最後故事就只能是故事、地獄終究只是地獄，角色們在故事中迷路，而我們卻只能旁觀，望向她們的苦難，無力回天。☒